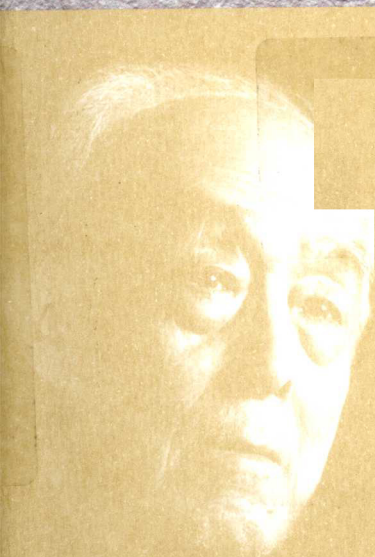


季羡林全集

第十三卷 学术论著五

【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季羡林全集

第十三卷 学术论著

【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全集. 第13卷, 学术论著. 5, 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 1 / 季羨林著;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600-9208-9

I. 季… II. ①季… ②季… III. ①季羨林(1911~2009)—全集 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③东西文化—研究 IV. ①C52②G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237453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王 琳

特邀编辑: 赵伯陶

封面设计: 牛茜茜

版式设计: 姚 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5 彩插: 0.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9208-9

定 价: 88.0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2080001

《季羨林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维 张光璘 季 承 柴剑虹 钱文忠
郭良鋆 黄宝生 葛维钧 蔡德贵

出版委员会

郝 平 杨学义 李朋义 于春迟 蔡剑峰

编辑委员会

柴剑虹 孙晓林 赵伯陶 张彩梅 孙文颖
张 进 彭冬林 严学军 满兴远 王 琳

出版说明

季羨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山东临清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后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后荣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长。先生一生致力于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上颇多建树，成为我国当代学贯中西、声望卓著的大师。

季羨林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起笔耕不辍，毕生著述千万余字。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季羨林文集》，收录先生1929—1996年间各类著述，凡24卷。2007年，季羨林先生正式授权我社出版《季羨林全集》。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社于2008年6月成立《季羨林全集》专家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并正式启动相关编纂工作。《全集》主要增补《文集》出版后至2008年间先生撰述的散文、杂文、序跋、讲话、日记、书评等。其中有先生自己编定的专集，如《牛棚杂忆》、《学海泛槎》，也有这次才得以汇总的各类单篇文章；有先生1996年以后的新作，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文；有先生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有少数未曾发表的文章。本

次增补数百篇，约二百多万字。遵照先生嘱托，对目前尚未整理的信札、部分日记（如《北大日记》）不予收录。

在《全集》编纂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既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根据作者“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意见，我们未作改动与统一。依据作品内容或体裁一一分类编排，是编纂中最难准确把握的问题，好在有作者自己的认定和“编委会数人定则定矣”的授权，也都尽力争取做到大致不差。以往收编于各书经某些编者摘录、节选、改换题目、改写的文章，一经查核落实，一律不再重复收录。由别人代拟的贺词、序跋、讲话稿及采访记录等，除作者亲自审订、改定并认可发表者外，一律收入附编以供查考。本书各卷前所附图片，均由作者及其亲属或专家委员会成员提供。

季羨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丰赡多姿并涉及多种语言文字，虽然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尽力仔细校核，但限于学养和编辑经验不足，仍难免存有差错与遗憾，真诚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全集》专家委员会和中华书局、江西教育出版社、季羨林研究所以及高鸿博士、段晴教授等对我们的编纂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7月

第十三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 1947—1991 年间所撰写的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论文、有关中印文化关系书籍的序或前言，共计 17 篇。其中《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文约 10 万言，系作者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所撰前言；《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 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余篇章分别取自《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 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等书或发表于《国学研究》、《文艺研究》等报刊。

《季羨林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9 月

总 目

- | | |
|--------|-----------------------|
| 第 一 卷 | 散文一【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 |
| 第 二 卷 | 散文二【万泉集、小山集】 |
| 第 三 卷 | 散文三 |
| 第 四 卷 | 日记·回忆录一【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 |
| 第 五 卷 | 回忆录二【牛棚杂忆、学海泛槎】 |
| 第 六 卷 | 序跋 |
| 第 七 卷 | 杂文及其他一 |
| 第 八 卷 | 杂文及其他二 |
| 第 九 卷 | 学术论著一【印度古代语言】 |
| 第 十 卷 | 学术论著二【印度历史与文化】 |
| 第 十一 卷 | 学术论著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 第 十二 卷 | 学术论著四【吐火罗文研究】 |
| 第 十三 卷 | 学术论著五【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 |
| 第 十四 卷 | 学术论著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二）】 |
| 第 十五 卷 | 学术论著七【佛教与佛教文化（一）】 |
| 第 十六 卷 | 学术论著八【佛教与佛教文化（二）】 |
| 第 十七 卷 | 学术论著九【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
| 第 十八 卷 | 学术论著十【糖史（一）】 |
| 第 十九 卷 | 学术论著十一【糖史（二）】 |

目 录

期刊简介：《中印研究》	1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5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10
论梵文 <i>ṭḍ</i> 的音译	13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59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91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145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62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171
印度文学在中国	178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	197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	207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	211
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	349

中印文化交流史

一 导言	361
二 滥觞（汉朝以前）	365
三 活跃（后汉三国 25—280）	372

四 鼎盛（两晋南北朝隋唐 265—907）	392
五 衰微（宋元 960—1368）	464
六 复苏（明 1368—1644）	484
七 大转折（明末清初）	505
八 涓涓细流（清代、近代、现代 下限是 1949 年新中国建立）	508
九 结束语	535
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540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548

期刊简介：《中印研究》^{*}

过去中国同印度文化关系的密切，已经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用不着再来讨论了。但一说到中印文化关系，我就感觉到这关系有点奇怪，因为这几乎是一面倒的；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印度文化源源流到中国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中国文化却差不多根本没有流到印度去，自然更谈不到影响。今年春天印度政府派师觉月先生到北大来讲学，胡适之先生在第一次公开讲演时的介绍辞中曾谈到这现象。师觉月先生在答辞中曾说到中国思想也曾影响了印度中世的神秘主义。但他也就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再多恐怕就很难找到了。

但中国对印度也并不是全没贡献。产生在印度的佛教几乎可以说是搬家到中国来了，印度已经佚失的佛经很多都完整地保存在中译的《大藏经》里。中国历史里关于印度和西域的记载，中国高僧到印度去求学求法的记录，现在都成了研究印度历史的无上宝典。印度人是没有时间和历史观念的，这我们都知道。倘若没有中国历史里这些记载和中国高僧这些记录，印度历史恐怕比现在还要充满了暗雾，中亚古代史地的研究也无从着手。只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酬答印度对我们文化的功绩了。

* 《中印研究》为师觉月 (P. C. Bagchi) 主编，印度加尔各答出版。

这些材料虽然对中印文化关系这样重要，但在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几乎都是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中国学者很少注意这方面，印度更没有人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但现在印度却有人起来提倡这方面的研究了。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现在北大讲学的师觉月先生。他在 1945 年创办了《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是季刊，每年一、四、七、十，四个月出版。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材料，翻译印度已经佚失而在中国译文里还保存着的典籍，此外当然也涉及到中印关系的各方面。根据我上面所谈的，这刊物本身已经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当中印两方面都正在努力恢复以前的文化关系的时候，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中印研究》到现在一共出了一卷半，就是第一卷的第一、二、三、四期，第二卷的第一、二期。内容非常充实。我现在把重要的论文题目写在下面。

第一卷第一期：

P. C. Bagchi,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m in China

(中国初期佛教)

P. C. Bagchi, Vajragarbhatantrarājasūtra, a new work of King Indrabodhi — Study and translation

(最上大乘金刚大教宝王经)

第一卷第二期：

P. C. Bagchi, Sino-Indian Relations (中印关系)

The Period of the United Empires (I)

Chou Ta-fu, Three Buddhist Hymns (Restored into Sanskrit from 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中文三佛教赞歌——还原为梵文)

第一卷第三期：

Lo Ch'ang-pei, Indian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罗常培：印度对中国音韵学之影响)

N. A. Sastri, Harivarman on Vaiśāradya

P. C. Bagchi, Bodhisattva — śīla of Śubhākarasiṃha (无畏三藏禅要与翻译)

第一卷第四期：

P. C. Bagchi, Sino — Indian Relations (中印关系)

The Period of the United Empires (II)

第二卷第一期：

P. C. Bagchi, Kipin and Kashmir (罽宾与迦湿弥罗)

第二卷第二期：

S. Lévi, Ptolemaic, le Niddesa et la Brhatkatha (英译)

从上面六期的论文题目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刊物过去的成

绩和将来的趋势。里面有好几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印学者能像这样合作下去，也诚恳地希望这刊物能把这合作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

1947年6月3日于北大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 中国梵文的研究

中国立国几千年，在历史上同许多别的民族都发生过关系。仔细分析起来，这关系非常复杂。有的民族同我们发生过战争，有的同我们来往贸易过，有的派过使臣到中国来，有时候我们也派使臣到别的国家去。说到同中国发生关系的民族的种类和数目，我们只知道很多，到现在还没能研究清楚究竟有多少，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在这样复杂的民族里，这样复杂的关系里，有一个民族同我们发生的关系比较单纯，但时间却延长得最久，影响也最大，这个民族就是印度，同我们发生的只是文化关系。

我说关系比较单纯，是只就关系的种类说的。因为印度几乎同我们只发生过文化关系，所以我说是单纯。但在这单纯的文化关系里，头绪却异常的复杂。想把这头绪弄清楚，绝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就可以办得到的。即便我们写上几册厚的专著，也依然只能谈一个大概。所以我在下面只能把几项最重要的粗略地说一下：

第一，宗教方面的关系。有些人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非常淡薄。在上古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也创造了许多很美的神话。但像许多民族那样有具体的宗教，中国则望尘莫及。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到了汉朝，中国才渐渐创造了一个宗

教，就是后来的道教。但由于种种原因，道教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始终不太大。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用不着我在这里再详细讨论。我现在只想提出一点来说一说，也许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上面说到道教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宗教，但现在的道教却已经不能说纯粹是中国的了。在最初，道教里的成分或者还纯粹一点。自从佛教输入以后，一般人都震惊于佛教哲学的深奥、幻想的丰富，于是佛教不久就风靡一时。道教徒看了，当然觉得很恐慌，佛教对他们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立刻起来对佛教加以攻击。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造种种谣言，但结果却没有用，佛教仍是一天天扩大起来。他们看了用武力不行，于是变更了战略，同佛教讲交情，认亲戚，他们说他们的祖宗老子出关没有回来，原来到印度去了，在印度摇身一变，就变成释迦牟尼如来佛。道教同佛教的教主原来只是一个人。他们想把佛教徒攀成亲戚，但佛教徒方面却没有什麼反响。他们根本没有意思认这门新亲戚。道教徒没了办法，就从佛经里面偷东西。道藏里的《真诰》，就有好多条是从《四十二章经》偷来的。他们甚至还进一步的把他们的神政府按照佛教的格式改组了一下，结果就成了现在的道教。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两个大宗教，一个是直接来自印度，一个也受了印度的影响。可以想见，印度对中国宗教影响之大了。

第二，哲学方面的关系。宗教同哲学有时候很难分得开，尤其是在印度。随了佛教，印度的哲学也流传到中国来。在汉魏六朝时代，印度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宋朝这影响才显著起来。我们都知道，宋朝是所谓理学时代。有名的大思想家像程子、朱子都自认是孔子的信徒，得了孔子的正传。倘若当时有人

告诉他们，他们的哲学受了佛家的影响，他们一定勃然大怒。他们都以道统自任，都是拼命排斥异端，想在死后到圣庙里去吃冷猪肉的，怎能受了佛家的影响呢？但事实却是非常冷酷的。他们的哲学里真正有佛家的成分，这是每个现代学者都会承认的。他们在少年的时候都曾研究过佛典，后来虽然转了方向，但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却仍然受了佛典的影响。也许他们自己也并非不知道，只是不好意思直说而已。无论怎样，印度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里生了根，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了。

第三，文学方面的影响。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间，印度民族大概可以算是最富于幻想的了。就由于他们有这本领，所产生在印度的寓言和童话非常多，这些寓言和童话从印度出发，走遍了世界，也到了中国来，而且给幻想很贫乏的中国文学带来很多的新材料。在长篇小说方面，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游记》，一个是《封神榜》。《西游记》许多妖怪的故事来自印度固然是尽人皆知的了，连孙悟空也不是土产的猴王，他的前身大概就是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里的那个猴子。《封神榜》里许多想入非非的斗法的故事也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创造出来的，来源也同样是印度。在短篇小说方面，我只想提醒大家看唐人的短篇小说。在唐人的短篇小说里，有的简直直抄印度的故事，有的故事虽然是中国，但里面却杂入了很多的印度成分，像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出来游行，狐狸变成太太，还有幻术等等都是在中国短篇小说里极常见的事情，这些也是受外来的影响。再说到戏，印度古代的戏剧也曾影响到中国戏剧，可惜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太不充分。详情如何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来说明。

第四，医学方面的关系。现在中国的旧医学，我们自称为“国